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。我們前面已經學習到午、「會客」第十。雪廬老人在「會客」第十這一條講完，後面還有講很長一段話，這段話我們也念一念，跟諸位同學大家來分享。

「以前科考沒這麼容易，有人考到五、六十歲還叫做童生，人稱老童生。吾給大家說，那個時候的童生，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，那就是副生了」，正副的副。「那個時候有副榜，正榜沒有他的名字，副榜上有名字了。副榜上考個第一，這雖然沒什麼名字，副榜是第一，這時好幾縣都知道他，這個人就聞名。那時候的副榜，比起現在的文學博士，有如天地旋隔，不能講了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，以前科考不是那麼容易，有人考到五、六十歲還叫童生。那時候的童生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，那是副生，正副的副，那是秀才，秀才是副榜。如果他在副榜是考第一，好幾個縣的人都知道他，這個人他就出名了。所以那個時候的副榜，比起現在我們大學的文學博士，不曉得高多少了！雪廬老人講，有如天地旋隔，不能講了。可見得我們現在這個文學博士，跟以前的一個秀才都不能相提並論。

「跟大家說這個，你要明白，像吾這樣的人物就不敢跟人家比，吾說實話！」雪廬老人也很謙虛，說像他（他的學問我們已經望塵莫及），他說要跟以前的副生、一個秀才比，他還不敢跟人家比。「那麼今日之下，咱們學了幾天，夠學分了，其實什麼也沒有，也不知夠了什麼學分。咱不懂得這個東西，所以是弄得不成話說

，完全是上欺下騙，糊裡糊塗一套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，現在大學都是學分，現在說學分夠了，到底夠了什麼學分，他說我們也不懂這些，這個完全都是糊裡糊塗，都是上欺下騙。

「你們諸位非得自己用功不行，最低限度，這個經典，人生必學。」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靠自己用功，雪廬老人鼓勵大家，最低限度也要學經典，是人生必須學習的。什麼是人生必學的經典呢？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中國文化就在《四書》裡面，《四書》扎住根。《五經》也是以《四書》最根本，《四書》是樹根，六經是樹幹，《二十四史》是樹條子，給大家說吧！」「樹根很要緊，要這麼想，那又壞了。沒樹根，樹條、樹葉也不長；樹上頭若沒樹條子、葉子，樹根也爛了。這個在學校學植物都知道，長起葉子你就剪，這個樹根就爛，就完了。」這個是用樹根、樹幹，還有樹條、樹葉來比喻我們學經史。「這個二十四史咱們談不到了，今日之下咱們怎麼樣也辦不到。最低限度，吾講吾的，你們諸位要多少的想進一點步，吾也沒功夫講。吾是快死的人了，你們諸位自己修去，愛修不修在你。咱們諸位是朋友，只可勸你們諸位，最低限度你得把這部《通鑑輯覽》讀完。這就好比我們在吃飯，《通鑑輯覽》好比菜湯，諸位吃飯要是什麼菜湯也不要，光吃白飯，有幾個人能吃下去？總得好好的吃菜湯，沒菜湯不行；有菜湯，飯才能吃下去。」雪廬老人把《通鑑輯覽》比喻作菜湯，如果我們吃一個白飯，沒有菜、沒有湯來配飯，這個飯也吃不下去。這是比喻經跟史，《通鑑輯覽》是史，經好比是飯，史這個《通鑑》好比是菜湯。

「咱們說實話，他們怎麼著提倡，貼標語，勸人忠孝節義，都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沒根有什麼用處？」沒有根，勸人要忠孝節義，勸這個也沒有用處。「你們諸位知道，說國家的三民主義，第一條民族主義就扎不住根。咱們民族，族發在什麼上，誰能講得上來

？有的學生說我懂：在血統上。血統是條件之一。親兄弟一個父母生的，一個胎胞生的，這個血統一點都不錯了吧！今日之下，很多兄弟分家，為了錢財打官司。不但是同胞兄弟、同一血統，現在都有人殺父母、打父母，這血統有什麼用處呢？」「民族主義除血統以外，再找，找什麼？這就講不起來。這個東西難說了，現在只要洋人想拿我們一塊地，我們之中有十分之四真正愛國的人就不錯了，你行嗎？你說我聽過文天祥正氣歌，吾給大家說，今日之下這也絕對不能講了。你會問：你怎知道？我們學校教授都有講過。這正氣歌不是一個朝代的事情，他沒有看過歷史，他怎麼能講正氣歌？絕對是無法講。」這一段話雪廬老人講，民族主義不是只有血統了，只有血統，親生父母、親兄弟都還要打官司、爭財產，甚至有的殺父母、打父母的，這個血統有什麼用處？所以民族主義不是只有在血統上。這就是要學經典、經史，這才是民族主義的根；不學這個經，光是血統沒有用。外國人要侵佔我們的土地，那我們中國人，如果現在有十分之四愛國的人就不錯了。很多人，心都向外國的，那你說那個血統有什麼用處？沒有學經典，沒有學歷史，光是血統也沒有用，這是講學經、史的重要。

「你們說某人數典忘祖，這是罵人的話。吾給諸位說，能數典忘祖就是好的。這話怎麼講呢？數典、忘祖是兩樁事情。把古書經典都查了查，忘了他是怎麼回事情，至少他還有典呢！現在連典也沒有，忘祖是當然的事情，連典都忘了。就說個最普通話，你開商店，不論幹什麼，你得有本帳，這個帳都算得亂七八糟，你幹什麼？能數典忘祖，那就算好人，算不錯了。吾今日之下講古書經典，也是數典忘祖，怎麼呢？你不信你考考吾，《二十四史》吾不能讀熟，記不大清楚。你要說這部《通鑑》自開頭一直到底，差不多的事情，裡頭那一些奏摺，吾也背不下來，可是那些要緊之處吾說得

上來。為什麼？人老了，都忘掉了，人老了就糊塗了。現在還糊塗一半，十分之中才糊塗八分，還有二分明白，要沒二分明白，吾就不能在這講了。」雪廬老人講這個也是一個實話，人老了總是會，一般講糊塗了。雪廬老人講這個書九十幾歲了，他還沒有完全糊塗，完全都糊塗了那就沒辦法講了，最少還有二分的明白。「你不信，你不必活到九十多，你活到八十歲，再請你上台坐在這兒講書試試，你講著張三，講著講著，講到李四的身上，走了模樣。怎麼個走模樣？因為你已經糊塗了嘛！雖然是亂七八糟，在夢裡不以為是亂七八糟，他認為是很對。不但是在夢裡認為很對，醒了以後再想這個夢，還說那裡那裡該怎樣（雪公講至此，自己也笑了）。醒了還是做夢，到了這個樣子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：『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』，《常禮舉要》這是一個簡略的禮，你不會這個禮，那個文也學不進去。」雪廬老人講，總而言之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《常禮舉要》這是一個簡略的禮，你不會這個禮，那個文也學不進去。

好，這個附錄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